

北史

第一函
第十册

北史
第一函
第十册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允字伯恭勃海碯人漢太傅衰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父秦吏部尙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秦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廡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

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餘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勳賜爵汝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核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

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

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己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郟欒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救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

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盍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

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費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

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

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應農隙
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定足以
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
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
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
或受其寒況數萬之眾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
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
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
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
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
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
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

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
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
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如嬪藩懿
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
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
故深藏之昔堯葬檠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
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
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三焚之以爲灰燼上爲
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
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
絕此四異也夫人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

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囂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

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
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
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
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
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
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
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
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恆
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尙書寶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
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
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
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

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作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讖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

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恆呼爲令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八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八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

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
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
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
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
勃海李欽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
京兆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閻友規京兆太守
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郎丘
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
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
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
中諸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鑿中書郎武恆子河

閒邗穎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
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
陵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
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
叔術祕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
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
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紫氣千天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
駕掃盪遊氛克揃祆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壹
偃武燦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疊
疊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
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莞
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

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竝參幙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寔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伸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逢險艱當一其操納眾以仁訓下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

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橈燕下崇名
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
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煩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
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鑿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
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鶴華藻雲飛金
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
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胷質倅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
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正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
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
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審審儀
刑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櫛尙杜熙好和清不潔流

渾不同波絕稀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
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殫豈要
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
試智足周身言足爲志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
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
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
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
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听猶昨存
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推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
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
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

以孝文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
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附之重追念
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
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
郎劉模有所緝綴大校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
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
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
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
乃表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
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
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
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

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
定皇詔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
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
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
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
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
之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絛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
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
此遷尙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
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
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
醫藥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

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其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慮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齊徒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

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絰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諡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

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
允尤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爲政寬惠百
姓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卒子貴賓襲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
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爲政強直不避豪
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尙書右丞後爲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
朋附高肇詔竝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諡文簡允弟推字仲讓
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
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諡曰恭推
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恆笑允屈折久官
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
郎始神麈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

太守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諡曰宣子矯襲矯弟遵字世禮賤出
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
爲作計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
徐歸奔赴免喪後爲營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
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
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
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
濟兗徐三州觀風理頌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
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
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
坐時有陳奏出爲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
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

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
苦之既益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
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
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令還州請辭
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
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
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
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
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啟救
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
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
而死元榮學尙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尙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

高平鎮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脩國記選爲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賜名焉

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
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
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碯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
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
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
康子文成末兗州東郡吏護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
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
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
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
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
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尙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
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勳之實錄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

自始祖以後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漏
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
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
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
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
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
早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
有方盜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
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老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
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
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
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關豫而已

出爲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
有鬻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
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
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
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年耆
雅相祇重拜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
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免卿任復爲
光祿卒太常諡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諡爲靈子和璧字
僧壽有學尙位中書博士早卒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襲
爵建康子仕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諡曰惠子德正襲
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爲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尋知管
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徒給事黃門侍郎方

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
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勳將等以續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
宣不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
正居守以爲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
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
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請文
宣恐愔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陽至
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替者時杜弼爲長史
密啟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
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弼無
以答文宣以眾意未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
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尙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

德正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
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
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令
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
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
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尙書崔悛
度支尙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
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尙書事濟陰王
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
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
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
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眾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

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
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
日卽除德正爲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尙書侍中如故封藍
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尙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尙
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
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恆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憂懼乃
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
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
卽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爲爾計
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
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
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

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
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
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
此卽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
保冀州刺史諡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
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顯弟雅字興賢有風度
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問位
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
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沖尙趙郡李
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
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受命復
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諡曰忠侯諒造親

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卽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尔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尙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長安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郎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尔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入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尔朱榮以乾前

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于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舞誓以死繼之以尔朱氏旣弑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旣宥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尔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疑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眾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次同爲主次

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
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
助節度俄而靈助被余朱氏禽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
辭眾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余朱弑主
肆虐正是英雄效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
之乃閒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曰余朱氏酷
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
以忠亡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
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
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
而外迹未見余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
舉兵逼其城令乾率眾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僞爲之計

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其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空闕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奔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勒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啟神武帝以乾爲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請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爲荊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啟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今啟叔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

不答乾懼變啟神武求爲徐州乃以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啟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尙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旣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尙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成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尙不同偏爲父所愛

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尙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
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
閒行至晉陽神武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尙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
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
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棄暹時爲文襄委任乃爲暹高嫁
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艷且慧兼善書記工
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
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
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
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眾東出
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勳啟慎一房配沒而已仲

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司徒遷太尉慎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鋏土

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鋏土今被
歷竟知爲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魏莊帝旨散眾
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余朱榮所黜免歸
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卽
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旣而榮死莊帝卽引見勞
勲之時余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旣免縲
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
壯之卽除直閭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尙繁乃請還本鄉招集
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北平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
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余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
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繩下五百人追
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

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
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
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眾從神武破余朱兆
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
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
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
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
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
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爲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
道兼行至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
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

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酹時山道峻阻巴寇
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
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眾力戰
全軍而還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
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啟季式爲濟州刺史昂還復爲軍司
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
時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
遣柳其使使者柳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柳刎之曰何難之有
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卧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
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
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其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
每申令三軍常爲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爲華言昂常詣相府欲

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爲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傅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己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乃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

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
事冀州刺史諡曰忠武西魏尋歸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
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
見敖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
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旣成頭
上坼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
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額襲
武平未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黃州
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尙食典御尋加驃騎大
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
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

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爲亂季式並討平之
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
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
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
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興和中行晉
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
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
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爲都督隨
司徒潘樂正江淮閒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
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恭穆
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
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

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
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
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
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
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
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
珍羞十輦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
此自昂起兵爲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
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
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爲部曲文宣受禪
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椿
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

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聚眾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尔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愷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

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
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
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
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
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修之義世禮貪
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
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
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
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啟疏假手天誅
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
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終

金陵書局
叢書

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崔鑿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挺從子季舒 挺族孫暹 仲方從叔昂

崔鑿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
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遭字景遇位鉅鹿令
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
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卒鑿頗有文學自中書博
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爲東徐州刺史鑿欲安新附人有年
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爲農具兵人獲利卒
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諡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

位終常山太守合弟秉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爲定州秉爲衛軍
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
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秉從
行招致壯俠以爲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累
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後爲燕州刺史爲杜洛周攻
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秉奔定州坐免官大昌
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
尚書令司徒公諡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
遷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
仲哲早喪所生爲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
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被圍
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子長瑜位至開府中

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學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
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
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爲御史
劾遇赦免仕至上士預尉遲迴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
而文藝爲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
平末爲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
文才武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爲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
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卽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
擢爲魏尹丞屬蝗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
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
右歐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
平陽太守贈本州刺史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弟季通位司農少

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別駕季通弟季良
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
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
於家贈尚書右僕射諡曰簡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
守贈并州刺史鑿兄櫛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櫛子文業中書郎鉅
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
清直奉公眞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
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
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
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
要伯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

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察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道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恆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慍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儁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

尺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焚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盾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

史模弟楷楷字季則爲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

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爲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

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

人語曰莫德郁賈孤楷付崔楷時莫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導

之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

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

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弟

四女第三男夜出旣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

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尙不惜百口吾等

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

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尙州陷戰

沒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爲行臺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不能用州人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鄰好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進爵爲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邵公天和中授江陵

總管荊州刺史州旣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鄰齊寇
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
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
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
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
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
太業未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浙州刺史曠弟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
並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相周陳王純鎮齊州
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
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閒因顧騎士
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

然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恆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墜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尙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戴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卽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諡曰肅子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旅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荊州以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尙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旅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歟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

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鄖公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迴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旣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迴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爲秦孝王妃如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旨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

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
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
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
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
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
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
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
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盃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盃炙
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曰動行捶楚閨門整肅
爲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
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子帝
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

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

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尙書李冲甚重之孝
文以挺女爲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爲長史以疾辭免乃以
王肅爲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
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悅謂
曰別卿以來儻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
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
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誣訟入境觀政寔愧清使之名州舊掖
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
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
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儻忽豈一路乎遂營
之數年閒果無風雨之異挺旣代卽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眾以
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

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尙書事以挺爲司馬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眾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恆典至於自銜求進竊

以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嘗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齋追奉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贈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羣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龔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

酈道元都督河閒王榮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
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儒因代焉孝
芬遂從恆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叉
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章武王融以
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時孝芬弟
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啟云孝演入賊爲逆遂
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儁逼彭城孝芬兼尚書
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
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
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卽此人於元叉
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旣至景儁
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爲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

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
于侃時相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
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爲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
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廐等並
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辨善談論愛好後進
終日忻然商權古今閒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
浮競譏之爲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
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
啟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

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
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累遷司
徒從事中郎旣遭家難遂閒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
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卽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
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黃門行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
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
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
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
樂又遷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
與盧辯等勅修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
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瞻有應

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啟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啟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卽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

叛惟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第二女帝養爲己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卽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旣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立所以垂鑒誠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責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

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諡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正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鄴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並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潁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

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並從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縣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庚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庚子至於庚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

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爲隋隋與楚同芬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旣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有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旣主昏於上人讎於下險無百二之固眾非九國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

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題于碣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暎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眾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尙書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恆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尙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早卒孝芬弟孝偉

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樵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氏乃安教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諡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閒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爲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卽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

不如右府一長史所憑甚以爲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尙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鄰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強鄰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稟充實供軍濟國寔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劾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勒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尙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尙書左丞之兼尙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

問昂昂曰亦旣官糞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爲竈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尙書楊愔崔陵邗邵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啟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荅天意帝爲斂容後攝都官尙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邗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尙書右僕射瑒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文世論不以平恕

相許又與尙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並有殘刻之聲至於椎繩大
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遐齋侯景鐵券告徐
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
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
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尙書時有餽藏小吏因內臣投書
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聞咸得情告者辭
窮竝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尙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北
郡幹文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爲州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
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閒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
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
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
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卽拜爲眞未幾

還爲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義同三
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
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
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
知錄尙書彭城王浹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尙書遷祠
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
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
所知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尙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
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俠
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二子液字君洽頗習
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
皇中爲中書侍郎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

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
及鮮于修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爲後孝直字叔廣
身長八尺眉目踈朗早有志尙稍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介
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
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誠諸子曰吾才踈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
復加贈諡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
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卒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慘志
尙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
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
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
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
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

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
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
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
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爲宗族所稱爲秘書中散在內謹敕
爲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尙書左丞留京振既才
幹被擢當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
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
振窮案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覈切至終
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
河東太守贈南兗州刺史諡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恆爲稱
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尙位侍御史

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荅霸朝恆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妯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

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
傾崔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
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
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
從曰一日不朝其閒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
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尙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
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
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尙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
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尙
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
赦不問武成居蕃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
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尙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

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
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
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
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
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
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
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言使往還須稟
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啟諫
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
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
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己署
表官人集合章殿以季舒張雕劉述封孝珍裴澤郭遵等爲首並

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
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
室沒入貲產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
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
護庶子長君尙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
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
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
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
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
性長者爲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
有馬數百疋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
大夫贈濟州刺史諡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

高不拘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爲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爲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啟求解位後爲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穆子暹

暹字季倫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光滄二州啟暹爲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殷勤至于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爲并州起暹爲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

仍行別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
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
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
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
慎之叛僞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襄苦救得止
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贍杜蕤嵇曄酈伯偉
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
朝令暹後通名因遇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
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
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
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文襄回馬
避之暹前後表彈尙書令司馬子如及尙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

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恆并州刺史尔朱渾道元冀州刺史
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且誠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
科條篇沙門法上爲昭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羣官迎於紫陌
神武握暹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
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
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而受轡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
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
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
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干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
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尙畏羨何況餘人
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
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度支尙書監國史兼右僕射

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尙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爲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贖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

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哇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詐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眾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鑠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旣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

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閒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尙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尙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

同三司尙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達拏溫良廉謹有識學
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迴起兵以
爲總管司馬迴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荅
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
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遲兄謀開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概爲
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
爲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閑敞處
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
先是州人楊松柏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
柏旣郡之豪帥感恩獎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
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
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爲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

爲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羣小所辱爲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間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竝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恩威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弈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

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終

金陵書局
藏古閣甫刊

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李靈

曾孫元忠 渾 弟子璨
璨曾孫德饒 公緒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謚
謚弟子士謙

李裔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麈中太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

爵爲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
謚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悅
祖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
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
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
贈安州刺史謚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羸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襲
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
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
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
技性仁忍無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
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

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榭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僑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佗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

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縱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豈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眾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覩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

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
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
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爲光州刺史
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
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
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
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
遨里閭每言盜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
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
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
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
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歛焉贈司徒諡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搔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都父

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儀曹郎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恆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宰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宗侃等慚遂讓爲閑田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尙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尔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眾踰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爲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

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唾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都官尙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尙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令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邵爲少師吏部尙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

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妾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主湛又爲副使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刺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襄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

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
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
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
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
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
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
繪欲修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
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
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
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於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
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愉慰之河間太守崔諶恃其弟暹
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

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
襄使暹邏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旣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
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
己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
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
仍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
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
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
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儁舉緯尙書南主客郎緯前後
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
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
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蘭來聘勞之蘭問安平諸崔緯曰

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諡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磻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卽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宣朔將軍與張儼對爲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

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諡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諡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跣秀之等竝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竝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閣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刺史諡曰惠子籍之字修遠性謹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爲校書郎仍直

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
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哀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爲當時所重凡
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
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
四十餘里單纓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
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
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
盜蠡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
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卽相率歸
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佗賊攻陷縣城見害其弟
德召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
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召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

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弟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絕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圜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竝行於世公緒旣善陰陽之學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槩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略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

爲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並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己彊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稿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

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昏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就去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王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万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剋統万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尙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尙書順卽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

之以順爲太守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監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部尙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蹠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

滅對曰臣略見其子竝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覺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竝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旣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爲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

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尙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如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尙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

師接援淮海盜輯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奕
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
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數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
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宗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
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
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
至始云南過旣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子憲字仲軌清粹善
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孝文
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
之累跡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正光五
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尙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

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
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婿安樂王監據湘州反靈太后謂監心懷劫
脇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希遠子祖悛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立性
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
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爲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
史謚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通
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勳位給事黃門侍郎齊
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卽
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紫光祿大夫大寧中昭信后有寵
於武成除齊州刺史賊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爲光州刺史祖勳性
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卽位

勳妻姨爲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尙書祖勳無才幹白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尙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爲王還復祖勳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祿卿祖勳第三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尙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反公統爲之謀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帝梃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尙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謚曰文惠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

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
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
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
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
不忘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
翥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
欽女一爲後主娥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爲安德王延
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
弟竝以文學自達恥爲外戚家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
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
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爲司州別駕後

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
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卽位轉吏部下大
夫隋文帝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
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
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間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
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
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
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
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
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
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

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奕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冏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籍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

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竝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仁子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謂曰眞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

切祕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尙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眞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旣開門

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
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
等甌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
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未之六銖以酒而服
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駿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非食鹽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
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
錦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
爵宣城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
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
景穆曾啟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
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重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

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
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
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己善故衣
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
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卒之
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
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其妻崔頤女高明婦人
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
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
安人安上竝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
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
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尙書韓元興率眾出

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儻欲以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尙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卽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

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
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
肆問價續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
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
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饑流散豪
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
起於此矣出爲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
有功於人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
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擿親往
討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
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子那可
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侄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病

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瑒字琚羅涉獵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友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性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附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啟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啟

爲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尙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倣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竝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眞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

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
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
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
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
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
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
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
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
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
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
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

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
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
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
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
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
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
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
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
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
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
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
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

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立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
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
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
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
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
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
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今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
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
宜剗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
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

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南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立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立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由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尙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

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員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屨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

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襄牖之室簞門圭窬之堂尙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眾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尙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

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几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文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

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問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誦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

哀號罷鄰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
毛詩尙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
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
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此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有十二卷
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枉
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
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
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
曙盛暑通霄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
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
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
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

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文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爲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

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尙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謚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髻亂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尙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尙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

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隋有天下畢志
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
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
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
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尙盜可違乎少長
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
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
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
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
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
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
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

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
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
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爲設酒食對之燔
契曰責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
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
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
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
交其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令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
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由耳鳴已獨知之人無
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
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
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鮫爲黃熊
杜宇爲鸚鵡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
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
書生爲虵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
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
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
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詩
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王公革
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
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
其左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
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

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
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于家趙州
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
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巨園條其行狀詣尙書省請先生之謚
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
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
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案趙郡李氏
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
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
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
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尙書郎兄弟皆以
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

有男子五人輯冕茱勁叡輯字護宗冕字仲黃茱字奉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冕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克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累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尙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眞字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字彥祖頤生總系曾各有令子事竝列於前盛位中書郎三子纘襲閣纘字緯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字神龜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裔字伯徽伯父秀林小名榼性愠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爲頓丘

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威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史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尔朱榮禽葛榮遂繫裔及高昂薛修義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侯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帝攻剋州城見害東魏贈尙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旦襲子旦弟子雄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竝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但讓之曰棄文尙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旣文且武兄

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
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道破
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卽位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
淮南拜亳州刺史隋文帝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
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并州
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尙書上謂曰吾兒旣少卿兼文武之才
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
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
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詵與族
兄靈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
守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
顯進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普

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贈都官尙書謚曰貞子愔襲與從父兄普濟竝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愔位太子舍人愔族叔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晝復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爲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太后怒之卒於夏州刺史肅從弟曠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愔武定中位東平太守曠從弟仲旋司徒左長史恆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爲害仲旋示以威惠卽竝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爲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爲兗州刺

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竝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子希長侍御史煥字仲文小字醜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
後也隆字太彛位阜城令隆生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
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幹用與酈道
元俱爲李彪所知恆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史與
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諭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
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爲軍司馬與楊
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敕煥
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
集起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
賊呂苟兒及斬氏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子密
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

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余朱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斂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余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守絳州刺史卒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駒駘沒陳政藻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尙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宣州長史駒駘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弟同

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恆爾不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權戶口增損

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恆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竝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卽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奴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罷還

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於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勣字彥海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貪酒爲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勣從兄子郎才辭勣之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竝有焉靈則首應弓旌

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僕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兄弟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終

金陵書局
印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瑋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闕駟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

曾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躐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游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爲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爲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

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
賜布帛等歸本部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
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恆重
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賙甚
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
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
特被禮遇公私出人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
焉子肇襲字伯始孝文賜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秘書侍御
中散稍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
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爲
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
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

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務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最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穆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卽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廻撓

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又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竝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畱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卽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

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閻表以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閻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閻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閻對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

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竝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儻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长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

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
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
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
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
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鎮北至八
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
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
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
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
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
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

遣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閭爲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閭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

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
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眾謂之法犯違制約致
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
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
聞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
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
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諫言
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
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
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
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
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

耳聞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初願陛下當從容伊瀝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瀝實亦不少但未獲耳聞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聞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唯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聞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聞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徒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竝舉聞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聞上表諫求廻師帝不納漢陽平賜聞璽書聞

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閩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
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
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
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閩進陟北芒
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卒於家謚文貞閩好爲文章集四十卷
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閩強果敢直諫其在私
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眾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
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
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
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閩弟悅篤志好
學有美於閩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父昌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

中書侍郎後爲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
曰此豈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述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
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
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
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歿於
氏氏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於仇池令溫子
瑛字叔起初苻氏亂瑛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
飢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難之瑛遇見切責敕
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瑛
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瑛訪知盜殺卒辭不食
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瑛命

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
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闕塋於舊兆珍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
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逾耳
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餽味食麥
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煦字寶育好
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
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
旣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
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茂時彥特叟不足
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
論天人者其亾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

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眾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疏賓直途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鮓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鮓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

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
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竝使作檄檄宋蠕蠕
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
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恆乘一犍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
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
也尙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
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苙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
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
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
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
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
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

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曰我恆給祭者以其恆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會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墓於墓次卽令弟繼之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亾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疏宗或緣求利品秩也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連屈丐

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爲時知後爲北鎮司馬爲鎮修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竝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爲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尙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竝有雋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

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太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令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瓚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示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土文華才堪著述言之太武竝請爲著作郎與引同

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卧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倬父玖竝有名於西土玖位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尙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還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

乃飽卒無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尙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立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書白日且然夜何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

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立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竝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葑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尙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阜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尙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

是乎在詔曰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
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
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甚著信惠柔
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
柔鏹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
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
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採佛
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
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
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

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尙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眾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抑掠爲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立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爲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

略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閒講誦不廢每聞
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
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
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尙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
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
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諡恭
公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
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巖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
道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
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
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爲葛榮所殺
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

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卽位除左兵中軍爲尙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暎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尙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尙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琚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

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
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
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旣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
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
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
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
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
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
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
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
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
與之相似於是啟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

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尙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尙書元弼尙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尙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尙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亾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尙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眞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尙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亾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

顧典文人鄙其心眾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收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尙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賊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

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略不忍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遊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

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與少府覆檢主
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
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
素又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諡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
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
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勳意
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啟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
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
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
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
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爲司
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

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帟待之握手歡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爲獎訟冤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廐結交託廐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廐伏法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疋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遊道立理以抗之旣收粹尸厚加贈遣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命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

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其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沈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恆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尙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
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
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
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燉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祕
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
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
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
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
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
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矧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
以維事宜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
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
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
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
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
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
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
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
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書省字不正
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

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
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
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匹
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
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
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尙書春秋論
語孝經也又平北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卽前
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
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
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
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

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
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
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
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
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
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
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
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
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竝號能篆當
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
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
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

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魏神蟲爲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父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聞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

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軌求
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尙書五經音注籀篇爾
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
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爲一
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
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
也脫蒙遂許冀省百代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
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
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
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併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
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
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

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遊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旣聿修克隆堂構正清梗概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閣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瑛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闕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

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終

全護書局
汲古閣